

童年里的那一窝鸟蛋

●吴靓华

风吹过童年，也拂过那片记忆中的草原……随风起伏的绿意，深深浅浅，明暗变幻，宛如我的长发，在风中自由飘动，轻抚脸颊与手臂，偶尔也调皮地遮挡视线。而在绿海与蓝天相接之间，总有一帧清晰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……

我和妹妹跟随着爷爷的身影迈向草原深处。爷爷是位蒙古族老汉，在前方大步挺进。我们紧随其后，看他蹒跚之处，草尖摇曳，在风中划开一道隐约的痕迹，随即又被柔和的绿浪抚平。草深至膝盖，尚便于行走，草深至眼眸，就需要用双手向身体两侧扒开一条缝隙，开辟道路前行。

我们虽开心，但面对无际飘动的绿色，还是会急切地呼喊看爷爷。越走越远，草越来越深，爷爷在不远处停下等候。待我们气喘吁吁地追上，爷爷示意我们跟在身后，用他高大的身体开辟道路，可我们像两只撒欢的小鸟，哪肯安分？追上爷爷反倒更添兴奋，小手依旧拨弄着草尖，高抬小腿，围着爷爷雀跃奔跑……突然，“扑棱”一声，一股风裹挟着一个“大物”骤然掀起，我和妹妹瞬间僵住。戛然而止的不仅是笑声，还有我们那抬起的腿也僵在半空，缓缓缩回。爷爷眼疾手快，一把搂住妹妹，同时伸手将我拉近身侧。“看”，顺着爷爷手指的方向，是一只展翅振飞的大鸟，爷爷又指着不远处凹陷的草丛缺口说：“绕开它起飞的那片草地，或许它一会还能飞回来，那里应是一窝鸟蛋，如果被人动过大鸟就会弃窝。”虽绕过了凹处的鸟窝，小小的我们还是对鸟窝和蛋产生了浓浓的好奇和愧疚，原来是我们惊到了它，拉着爷爷的胳膊和衣角，焦急地询问着该怎么办？或许是为了安抚我和妹妹焦躁的情绪，爷爷俯下身，从草的根部捋出一撮，捋到接近草尖时随着手腕一个回旋，这一撮草便扮演了绳索的角色，紧紧地绕住一大撮草，随手掌上挑，草尖压进“绳索”中，这一大片的草地就有了标志，以便日后悄悄过来观察。

于是终于安心地跟着爷爷前行，经此一事，我们安静了许多，生怕再惊着哪位鸟妈妈，更怕未破壳的鸟宝宝成为没有妈妈的“一根草”。一边向爷爷询问着有关鸟的事儿，一边向前走着。草原如海浪，碧波翻涌是远眺的壮阔；草原似棉毡，起伏绵延是置身其间的柔软。说话间，又见一处草窝凹陷。这次有了经验，我们都停下了脚步，伸长脖子试着去探望。爷爷却是向着天空眺望，又向四周观望，嘴里嘀咕着“没有母鸟，估计是丢了窝的”，于是，爷爷双手向两边拨弄着青草带我俩上前查看。我和妹妹依旧是小心翼翼，生怕万一不是弃窝，再惊着大鸟。拨开最后一层遮掩，凹陷处赫然躺着四枚带有深褐色斑点的鸟蛋，比家里的鸡蛋要小巧，比鹌鹑蛋要大一些。鸟蛋的下方是顺着方向顺势围成圈的紧贴着地面的草窝，最靠近地面的草已经枯黄，但不干涩。由青草筑成的鸟巢，哺育着草原上的又一代生灵，只是很遗憾，这明显是一个弃巢。鸟窝的周边都是干巴巴的粪便，没有新鲜的排泄物，鸟窝的草从也有些凌乱，爷爷两根手指夹起一枚，举至眼前，透过太阳光映射出蛋壳内的结构，暖色透光的蛋液之间，一处不规则的混浊不透光体清晰可见。爷爷惋惜地轻叹“可惜了，不成形呢……”心，又一次被重重地触动。顽皮的

草原孩子，见不得草原精灵如此黯然陨落。折返的路上，疲惫的脚步固然沉重，但心底那份对大鸟惊飞的歉意，以及对弃巢中冰冷鸟蛋的无限怜惜，更让我们意绪难平。带着这份感伤回到家中，傍晚的夕阳，将无垠的草原染成一片暖金色。我和妹妹趴在老屋的西窗上，望着那个鸟巢的方向，感怀着那个失落的摇篮，也默默祈盼着那只大鸟的身影能重新掠过天际，归巢。

那个夏天，西窗成了我和妹妹趴着私语的地方，看着常有大鸟飞起又落下。我们雀跃着，也祝愿着……我们的童年便在这片绿海深处肆意生长，那一窝窝鸟蛋，曾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悸动，也是童年最深沉的守望！

（来源：白泉山书院）

草原孩子，见不得草原精灵如此黯然陨落。

折返的路上，疲惫的脚步固然沉重，但心底那份对大鸟惊飞的歉意，以及对弃巢中冰冷鸟蛋的无限怜惜，更让我们意绪难平。带着这份感伤回到家中，傍晚的夕阳，将无垠的草原染成一片暖金色。我和妹妹趴在老屋的西窗上，望着那个鸟巢的方向，感怀着那个失落的摇篮，也默默祈盼着那只大鸟的身影能重新掠过天际，归巢。

那个夏天，西窗成了我和妹妹趴着私语的地方，看着常有大鸟飞起又落下。我们雀跃着，也祝愿着……我们的童年便在这片绿海深处肆意生长，那一窝窝鸟蛋，曾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悸动，也是童年最深沉的守望！

（来源：白泉山书院）



乌兰察布四季变换的画布

●崔秀



如果说，内蒙古是中国北疆的一幅长卷，那么乌兰察布便是卷中最灵动的一块画布。几年间，乌兰察布人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核心理念的指导下，在5.5万平方公里的画布上挥毫泼墨，晕染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底色。

乌兰察布四季不同，景色迥异。

春风是最调皮的画师，牵着暖阳在草原上遛弯的工夫，便创作出一幅天然大作；春风是最顽皮的孩子，赶着迁徙归来的候鸟，在天空点染灵动的画意。春风是打破桎梏的贤者，溪水撞开残留的冰碴，叮咚穿谷而行，像灵动的画笔在画布上勾勒线条，循着“春风又绿辉腾梁”的意韵，悄悄晕开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第一抹生机。芽尖透光的鹅黄，远看是一层朦胧的绿纱，像画师轻蘸淡彩，在广袤的原野上涂下第一笔底色。蒲公英攒足力气悄然绽放，鹅黄一簇，缀在绿丛间，是春日画布上最灵动的碎金。黄旗海、察汗淖尔湿地公园候鸟如织，天鹅、灰鹤翩跹落在浅滩，白羽轻掠水面，鸣声清越悠远，为淡妆的春日画卷添上几分灵动鲜活的气韵。

盛夏的乌兰察布，是这块四季画布最浓墨重彩的时刻，大自然倾尽全力，将最饱满、最热烈的色彩肆意泼洒在高原之上。海拔千余米的草原彻底褪去青涩，化作无边无际的碧色画卷，草长盈尺，绿得深沉，绿得壮阔，从山脚一直铺到天际，与万里晴空无缝相接，天地一色，满眼皆是生机。紫莹莹的乌兰、粉嘟嘟的山丹花挨挨挤挤，竞相绽放，白色风力发电机错落而立，巨叶缓缓旋转，与散落的蒙古包、悠闲踱步的牛羊相映成趣，牧歌悠悠，尽显岁月安然。

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草原深处，黝黑的火山岩凝着岁月沧桑，岩缝间倔强钻出的绿植、野花，又为雄浑的火山地貌添上几抹柔婉生机。白日里云卷云舒，光影在草原与火山间流转；夜晚星空低垂，银河如练倾泻而下，让这块绿色画布泛着温柔银光。岱海湖畔，碧波万顷，芦苇随风摇曳，水鸟掠水而起，圈圈涟漪缓缓漾开，将夏日的静谧与澄澈尽数揉进这幅壮阔画卷之中。

醇厚写意的秋风掠过高原，乌兰察布的画布便换了暖调妆容，褪去盛夏的浓烈张扬，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醇厚与诗意。草原渐渐由绿转金，暖融融的阳光洒下，整片草甸泛着温润的鎏金光泽，秋风翻卷，金浪层层叠叠，绵延至远山脚下，像一幅缀满金丝的写意画卷，藏着岁月的厚重，更裹着丰收的喜悦。

苏木山彻底褪去青翠，迎来层林尽染的盛景，五角枫燃得似火，山杏叶染得如霞，落叶松鎏金溢彩，常青松凝翠如墨，漫步林间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铺就的软毯，枝头红叶随风翩跹飘落，每一片落叶都写满秋的诗意与从容。

秋日的天空愈发澄澈高远，是通透干净的苍蓝色，云朵洁白如棉，轻盈舒展，天高地阔，风轻云淡，连空气都透着清冽的醇厚，吸一口，满是秋的清爽。红石崖丹霞地貌，在秋阳映照下红得浓烈奔放，红砂岩壁纹理纵横，与山脚金黄的草甸、斑斓的林木相映，雄浑中透着艳丽，像画布上浓墨重彩的笔触，大气磅礴，震撼人心。田间地头，沉甸甸的莜麦弯了腰，马铃薯丰收归仓，农人脸上漾着质朴的丰收笑意，金色的田野与忙碌的身影相融，绘就人间烟火的安稳与幸福。

乌兰察布的冬，是一幅极简主义的水墨画。一场大雪过后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，草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，像一块平整的白色宣纸，只有骏马踩出的蹄印在纸上画出淡淡的线条。苏木山的松树挂满了雪，像一排排挺立的白色珊瑚，在清冷的阳光里闪着温润的光。

湖泊尽数冰封，湖面如明镜般晶莹剔透，清晰映着蓝天白云，冰天相接，难分彼此；岸边枝杈挂满雾凇，玉树琼花，冰清玉洁，每一根枝条都裹着剔透冰晶，玲珑精巧，如天然玉雕，似画师精心勾勒的冰纹，美到极致。踏雪，走进雪原，偶尔可见野兔、狐狸等小动物深深浅浅的足迹和细碎的爪印。

从风沙蔽日到绿意盎然，从生态脆弱到山川秀美，乌兰察布以生态为笔，以守护为墨，让这块四季变换的画布，愈发鲜亮、动人、恒久。春吐新绿，夏展繁花，秋披金红，冬裹银装，四时之景各异，生态之美满目。它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，在岁月长河中缓缓铺展，成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长卷上，最璀璨、最亮眼的一笔。



七彩童年

郭小燕 摄



Chen Si
沉思

山·水·树

●常耀宗

山

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多是不自知的表现。登临山顶，你会觉得世界太大，而自己又太小。要想步入山外山的境地，须立足自己脚下的山。某种意义上，脚下的山就是山外山。

有大山般的胸怀是一种向往，愚公移山是一种精神，山高人为峰是一种力量。生活需要将这向往、这精神、这力量凝聚在一起，生活需要见证男人如山！

黄山、恒山、泰山……千山一碧，心旷神怡。人在其间，顿时感到世界即山，山即世界。人在其外慢慢觉得，山因世界而真实，世界因山而真美。

水

似水流年，人们往往迁怒于水，说流水不该这样快地流逝，总是要向下流的，而不求上进，于是对水起了一种恶感。

水的天性在于运动。水往低处流，并非说水要

向下，它只求平。当水求平的时候，那种力量是谁也抵挡不住的。

水性是高尚的，我们应该把过去对水的误解改正过来，而把水性作为一个公平的代名词，反抗不平的象征物。向水学习，学习它万折必东不回头的勇气，赴百仞之谷而不惧的志气，“水之就下”其心不变，这原本是水的本性，也就是水的本愿。

树

春之树，是渴望生之树；夏之树，是蓬勃生之树；秋之树，是依恋生之树；冬之树，是顽强生之树。树——生命之象征！愿生命之树常青！

树吐出的新绿，给生活在希望中的人以一种奋发向上的力。纵然树死了，还可以用它制成各种家具，抑或干脆将它送进火中，它燃烧的姿态，给绝望的人以一种揭示。

大树，不仅能供人乘凉，也能防风固沙。爱树，不仅爱它的枝繁叶茂，更爱它深扎于土壤的根。

闲情偶寄



●亭雨

与夏一同前往

花开半夏，所有的美好与欢歌，都有着更深浓的诗情画意。

蝴蝶用翅膀扇动一生的斑斓，花瓣的色彩诱导着山谷虚情假意的呼唤。一茬茬的光阴，在去年更迭的地方又焕发出蓬勃的绿。

大地开始丰满，诱惑着日日累积的节令。开花的豌豆和拔节的麦子都在含情说话，一不小心就让田埂上芬芳的石榴羞红了脸颊。

雨也不断地丰沛，刚性十足气势磅礴，飒爽地砸出金属般的交响。让预置的每一分热烈成为情感宣泄的借口。

向往的炽热里，是情与爱的奔放。但心灵上的安静，永远属于内在的清涼。

月色温柔丝滑，成片的蛙声，从一首宋词里溢出来，把抒情的长调从傍晚一直延伸到黎明，治愈着每一个日日夜夜的忧伤。

林中听蝉，或漫步田间，内心里的河山在风声的牵引下澎湃汹涌。岁月，便有了呐喊的底气。

关于绿色的抒情，关于蔚蓝的天空，或立体的景物，或一条路的方向，都需要用一种仰望的姿态，来延伸内心的期许。

原野里繁茂的执着，一次次重读着乡愁。一地的月光，便成为故乡永远的灯盏，照亮了长在身体里所有的植被。

所有跌落不下土中的汗滴，都带有盐分的思想，燃烧着梦里奔波的旅途。让滚烫的语言相互碰撞成季节的赞歌。

梦里，月光缓缓落地。不断衍生的故乡，则生长出更多的庄稼与鸟鸣，让一些温柔的回忆变得不可抗拒。

沿着星河的道路，所有开放的花朵，与失眠的往事都隔着一丛芳香。

而不能抵达的地方，一些事物正在独自生长。不断撑开时间的裂痕，直至斑驳的纹路里逐步爬满了岁月的隐喻。



岱海湖意象

●邓嵘

帝赐明湖一玉盘，
阴晴雨雪韵千般。
凛然冬日凝霜气，
浩荡秋风起巨澜。
晓破天光云似锦，
更深星汉月如丸。
欲观候鸟翔翔处，
只待春归鸥与鹭。

学敬队礼

●陈珍

菜茎般稚嫩的颈项，围系红旗的一角。随辅导员的辅导，少年举出菜叶般稚嫩的右手，且举过头顶……

成功了。一个标准规范的队礼，定格于六月的第一个早晨。

从此，一种神圣的信仰高于一切。从此，少年的年轻里圈着使命感，圈着宇宙观。

呵，五指并拢，掌心向外，手臂弓起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举过头顶。

呵，一朵，一朵朵向阳花绝对向阳。

